

長  
短  
經

五



長江經表卷之三

十一

夫開天下大器也... 重不可以自守... 所以開盛衰... 固蓋三代... 同姓天子... 為不可... 相其心... 此三... 後日... 莫非... 晉公...



長短經卷第五

七雄略第十八

朝紀中

臣聞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獨理蓄

重不可以自守故劃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親踈相

鎖所以關盛衰也昔周監二代立爵五等封國八百

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

相其治衰則五霸朝扶其弱所以夾輔王室左右厥世

此三聖制法之意文武周公為三聖然厚下之典弊於尾大自

幽平之後日以陵夷爵祿多出於陪臣征伐不由於

天子吳并於越越王勾踐敗吳欲遷吳王於瑯東與百家君之吳王曰孤若矣不能事君王遂自剄死越王滅吳

晉分為三晉昭公六年卒六卿欲弱公室遂以法盡滅羊舌氏之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以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

大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盡分其地至烈公十九年周威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晉遂滅鄭兼於韓

鄭桓公者周厲王少子也幽王以為司徒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子安

逃死乎太史伯曰獨有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如對曰地近

齊魯而近於周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請試居之

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竟國之至後世君乙為韓哀侯所滅并其國

鄭遂魯滅於楚魯頌公二年楚考烈王滅魯魯頃公亡遷于下邑為家人魯遂絕海內無主

四十餘年而為戰國矣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

兵蠶食山東山東患之蘇秦洛陽人也合諸侯之縱

以賓秦張儀魏人也破諸侯之縱以連橫此縱橫之

所起也議曰易稱先王建萬國而親諸侯孔子作春秋為後世法譏世卿不改制世侯由是觀之諸侯之制所從來上矣荀悅曰

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視人如子愛國如家置賢卿大夫考績黜陟

使有分土而無分人而王者摠其一統以御其政故有暴於其國者則

人叛人叛於下誅加於上是以計利思害勸賞畏威各竟其力而無亂



同異而並進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備兼并路塞逆節不生也陸士衡曰夫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為己存乎利人夫然則南面之君各矜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敷風道衰足以禦暴強殺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以寄霸霸王之志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夫興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存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也及之制弊於強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凌弱之豐蓋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所謂未大必折尾大難掉此建侯之弊也

蘇秦初合縱至燕周武定躬封邵公於燕與六國並稱王說燕文侯曰燕

東有朝鮮遼東北有胡林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淹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所以不犯寇被甲者以趙之為弊其南

七五

二

也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

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今易州也彌

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

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

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呼淹涉易水不至四五

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

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於

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

下為一則燕國必無事矣燕文侯許之樂毅獻書燕王曰此目之魚不相

得則不能行故古者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不能合弱而如

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軍王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

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

然而山東不知相索則智固不如軍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

不相通同舟而渡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一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熟慮之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民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臣竊爲大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爲此此必皆亡矣燕果以兵南合三晉趙將伐燕蘇代爲燕說趙王曰今者臣從外來過水見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其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大王熟計之趙王乃止齊宣王因燕衰伐燕取十城燕易王謂蘇秦曰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秦曰請爲王取之遂如齊見齊王拜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啄者爲其偷充腹而與死人同患也今燕雖小弱即秦王之女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推其後是食烏啄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大王誠能聽臣歸燕十城燕必大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結碩友也齊王曰善於蘇秦如趙趙之先與秦同祖周繆王使造父御破徐偃是歸燕十城蘇秦如趙王乃賜造父以趙城趙氏世爲晉卿也

說趙肅侯曰臣竊爲君計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

七十三

三

有事民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俸而貴戚父兄皆可受封侯夫割地利邑五伯之所以覆軍擒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爲君願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苞周則趙自銷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蕃吾則兵必戰於邯

鄆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危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名山大川之險稍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謂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

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西面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臣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笙竽之音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擁恐愒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熟計之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強兵之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

若一韓魏齊楚燕趙從親以叛秦合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而盟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阜半魏塞其糧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今滄州也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今貝州也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

曰善

秦既破趙長平軍遂圍邯鄲趙人震恐東徙乃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欲圍邯鄲乎曰然代

曰趙亡則秦王矣夫武安君所謂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取鄢郢漢中北擒馬服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趙亡即秦王矣以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禾欲無為之下固不得矣秦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人皆歸趙不樂為秦人之日久矣今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君之所得無慮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之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疲勞請許韓趙之君割地以和秦既罷軍趙王使趙赦約事秦欲割六城而與之虞卿謂王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無餘力矣必不能守以送之是助秦自攻耳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則棄前功而兆後禍也與之則無地以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善守今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秦之強而割逾弱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王以問之緩曰不如與之虞卿曰臣言勿與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秦之德王不待辭之畢也則王失之於齊取償於秦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且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秦之重賂必至於趙而反請和於王秦既請和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一於王則是王一舉而得三國之親而秦益危矣趙王曰善即遣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



發而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秦圍趙王使平原君入楚從親而請其救平原君之楚見楚王說以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丈毛遂乃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縱之利害兩言而丈耳今日日出而言日中不丈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與汝君言汝何為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命懸於遂之手矣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立為天子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莫能比而不能當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代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耻焉今合縱者為楚不為趙也楚王曰苟如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楚於是遂出兵救趙趙孝成王時秦圍邯鄲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王使晉鄙救趙畏秦止於湯陰不進魏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令趙帝秦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圍邯鄲聞魏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君居此圍城之中皆有求於平原君也今觀先生之玉帛非有求於平原君也曷為久居圍城之中而不去乎魯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眾人不知為一耳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權使其上虜使其人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可吾不忍為之人也所以見將軍者欲以助趙行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衍曰燕則為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即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覩秦

稱帝之善故耳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蕃之臣田嬰後至則崩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衍曰先王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足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連曰嗚呼梁之比秦若僕耶衍曰然魯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衍愕然曰亦秦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連曰固也待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故獻之紂紂以為醢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御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大牢待子君夷維子曰安以取禮而來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管籥攝衽袍執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若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內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潛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陪殯設几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大夫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禭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內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觀其一戰而勝遂欲從而帝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將

軍又何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韓退軍五十里蘇秦如韓韓之先與  
晉得封於韓為韓氏後周烈說韓宣王曰韓北有鞏成臯之

因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  
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  
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枯洞宵近者鏑  
掩心韓之劍戟則龍泉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  
夫以韓卒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而事秦交臂而  
服焉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也是故願大  
王熟計之大王無事秦事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  
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之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  
前功而受後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  
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不  
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今  
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  
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  
勃然作色按劍太息曰寡人雖不肖不能事秦從之

韓攻宋秦大怒曰吾愛宋韓氏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秦為韓  
說秦王曰韓氏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  
必西面而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氏之所以  
禱於秦也韓惠王聞秦好事欲罷其人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來間  
秦說秦王令鑿涇水以既田中作而覺欲誅鄭國鄭國曰始臣為蘇  
間然渠成亦秦之利臣為韓延數年命為秦開萬代之利也王從之蘇

秦如魏魏之先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武王伐紂封高公於畢以為  
姓畢萬事晉獻公封萬於魏以為大夫後周烈王賜魏  
俱得為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東有淮  
諸侯穎者東東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水卷衍地方千里地

名雖小然而田與田廬曾無芻牧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鞫鞫殷殷若有三軍之衆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迺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弊卒三千擒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空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倉頭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此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

王曰

八

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萑萑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未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

王曰謹奉教

虞卿說春申君伐燕以定身封春申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即魏魏齊新惡楚楚雖欲攻燕將何道哉對曰

請今魏王可君虞卿遂如魏謂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向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力多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關兵於燕則豈楚之任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弊并楚也弊并楚即強魏蘇秦如齊齊太公望呂尚者事周其於王熟便魏王曰善從之

巴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也

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

清河北有勃海此四塞之國也臨菑其甚富而實其民

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箏關鷄走狗六博蹴鞠者也  
臨蓄之途車轂擊人摩肩連袂成帷舉袂成幕揮  
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盈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  
強天下莫能當也今乃西向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  
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相  
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定矣韓魏戰而勝  
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  
後也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  
秦之攻齊則不然陪韓魏之地過衛晉陽之道經于  
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  
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  
是故洞疑虛喝驕務而不敢進夫不深料秦之無奈  
齊何也而欲西向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秦之  
名而有強國之實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善

蘇秦說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善先者憂約結而善生恐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故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之勸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籍也臣聞戰攻之道於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擒之戶內千丈之域拔之樽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於席上或鍾鼓等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夫善為王業者有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耶昔魏王擁兵千里帶甲三十萬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衛鞅謀於秦王曰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必請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今行於天下矣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之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善之故身廣公宮制丹衣社建九游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太子覆其十萬之軍是時秦王拱手受河西之外故衛

敬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而魏將已擒於齊矣衛魯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擒將戶內拔城於樽俎之間折衝於席上者也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伐魏得八城又移兵而攻齊齊潛王患之陳軫曰王勿憂也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於軍屏拜賀戰勝之功起而請曰敢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貴於此者何等也曰有令尹耳軫曰令尹貴耳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君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同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地曰吾能為之足足未成一人蛇復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乎遂飲其酒為蛇足者怒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而又移兵攻齊齊畏公甚以此名君足矣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身且死爵且歸猶為蛇足者也

**蘇秦如楚**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帝嚳高辛昭陽以為然引軍而去

**時為大正命曰祝融其後苗裔**事周文王當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以子男之田姓芈氏甚得江漢間人和至熊通使使隨人之周請尊其号周不聽熊通怒乃自立為武王

**說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

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

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也故願大王早孰計之

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陳士勵兵在大王所用之故縱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

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

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楚王曰善謹

奉社稷以從楚襄王既與秦和慮無秦患乃與四子專為淫侈莊辛諫不聽辛去之趙後秦果舉鄢郢襄王乃徵辛而謝之莊辛曰臣聞鄙諺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補短猶以

千里豈特百里哉土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挽蠶而食之承白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事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鉛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之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啄自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事不知

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類為鎬晝棲乎茂樹夕調乎酸醎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以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枕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令乎宜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事其小

者也君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

函塞之內而投己於函塞之外襄王聞之身體戰慄乃執珪而授莊辛與之謀秦復取淮北之地楚人有以弱弓微徽加歸鴈之上楚襄王召問之乃對以秦燕趙衛為鳥以激怒王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尚有報萬乘子胥白公是也今以楚之地方五

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於中野而坐受伏焉臣竊為大王弗取襄王遂復為縱約伐秦

**六國既合縱蘇秦為縱約長北報趙趙肅侯封秦為武安君乃投縱約**

**書於秦秦不敢闕兵函谷十五餘年張儀為秦連衡**

秦欲攻魏先敗韓由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儀乃來說魏王

說魏王曰秦孝公時公孫鞅請伐魏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即東收地今以君賢聖國賴以盛宜及此時伐魏魏不友秦必東徙東徙則據山河之固東向以制諸侯此帝業也自是之後

魏果去安邑徙都大梁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

**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

**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林楚**

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大梁今汴州是也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

大梁今汴州是也

梁南與

楚不與齊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諸侯之為縱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為縱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謀其不可成亦以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北則縱道絕縱道絕則大王之國欲無危不可得也秦析韓而攻

十一

十二

梁韓恃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立可湏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大王不聽秦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之業是故天下之遊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縱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審計定議魏王於是倍縱約而請成於秦

范曄說秦昭王曰夫

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也其於計踈矣且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得地哉形所不能也諸侯見齊之罷落興師伐之土辱兵頓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破楚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

而資盜糧也王不若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今釋  
近而攻遠不亦謬乎昔者中山之國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  
附焉天下莫之能爭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王若欲霸中國  
而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亦懼矣  
齊附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已附則韓魏因可慮也王曰善乃拜雎為  
客卿謀兵事伐魏拔懷及邢丘齊楚來伐魏魏王使人求救於秦冠蓋  
相望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王曰老臣請西說秦  
王令兵先臣出王拜遣之唐睢到秦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而  
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也唐睢曰大王知  
魏之急而救兵不發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萬乘之國也然  
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  
以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  
而急彼且割地而約縱王當奚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  
之藩魏而強三勁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王遽發兵救魏

張

儀說楚懷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

塞以為固

范曄說秦昭王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有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

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民怯於私關勇於公戰此王者之人王并此二者而有之以當諸侯驛如放韓盧而捕蹇兔也虎賁

之士百有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

十五

十三

士平安樂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  
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矣且夫為縱  
者無以異驅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  
王不與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  
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  
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兵河  
東成臯韓必入臣則梁亦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  
攻其北社稷安得無危臣聞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  
不如者勿與持久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  
浮江而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舟載卒一載五千人日  
行三百里里數雖多然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



拒扞關矣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  
郡非王之有也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  
秦兵之攻楚也危雖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  
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強  
秦之禍此臣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  
勝陣卒盡矣編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  
危而人弊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  
竊爲大王危之凡天下而信約縱親者蘇秦封爲武  
安君也蘇秦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齊破齊而分其  
地乃佯爲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  
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

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  
與楚接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  
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  
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  
弟之國終身無相攻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楚王乃

與秦從親

白起將兵來伐楚楚襄王使黃歇說秦昭王曰天下莫  
強於秦楚楚今則聞大王欲伐楚楚此猶兩虎相與鬪而驚

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智至則  
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人已來萬乘之地未  
嘗有也王若能持功守威黜攻伐之心肥仁義之德則三王不足四五  
霸朝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挾兵革之強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  
其有患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  
而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耶智伯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掄次之禍吳王  
見代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  
患於後也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  
取也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弟接踵  
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身首分離暴骸草澤者相望於境係頸束手爲

群虜者相望於路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信之與兵攻楚不亦過乎臣爲王慮莫若善楚楚秦合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內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武鄭梁之人寒心許鄢夷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是魏亦爲關內侯矣王善楚而關內侯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然後危動燕趙搖蕩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秦王曰善止不伐楚楚頃襄王謀與齊韓連和因欲圖周周赧王使臣武公說楚相昭子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對曰夫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攻之不足以尊名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則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殺君之亂今韓以器之楚臣恐天下以器歸楚於是楚計輟不行秦武王使樛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甚敬楚王讓周以其重秦客也游勝爲周謂楚王曰昔者智伯欲伐仇猶遺大鍾載以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卒已無備故也齊桓公之伐蔡也号曰誅楚其實蘆蔡合秦者虎狼之國有獨吞天下之心使樛里子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仇猶爲戒故使長兵居前強弩居後名曰備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旦國亡而憂大王也楚王乃悅楚襄王有疾太子質於秦不得歸黃歇說秦相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太子太子即位其事秦必謹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一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慮之應侯爲言

○長五

▲十五

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地方不過九百里無二年之食料大王之卒悉舉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今秦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號詢科頭貫頤奮戟者不可勝數山東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左挈人頭而挾生虜秦逐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輕重相擊猶烏獲之與嬰兒諸侯不料地之弱食之寡而聽縱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誑誤其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弱莫

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勢然也今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宣王聽之范曄說秦王曰

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韓之有秦如木之有蠹人之有腹心病也天下無變則已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何不收韓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不聽王若下兵攻熒陽則成阜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熒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必見危亡矣安得不聽若張儀說齊湣王曰天聽則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乃從之

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躬眾富樂然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代之利縱人說大王者必日齊西有強趙南有韓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眾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也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臣聞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

長王

十六

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破亡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効河外趙入朝歌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軀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有也國一旦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

之齊王許之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燕將懼誅而保聊城不敢歸田單攻

之歲餘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以矢射城中遺燕將軍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君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者不再却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時也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城陽魏攻平陵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城陽之害小不若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成則楚國之形危且前奔南面斷右壤存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今楚魏交兵於齊而燕

不至以全齊之兵不失無天下規與聊革據其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之必決於聊公無再計彼燕王大亂上下迷惑栗腹以百萬之眾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笑國弊禍多人無所歸今又以弊聊之人距全齊之兵其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矣起之功也能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軍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攘臂而議於世公業可明也意者對燕弄世東遊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願公察之熟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成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其鈎基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不臣使管仲終窮有抑而不出不免為辱人賤行然而管子奔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名高天下光照隣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擒將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名傳後世若此二公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也公其圖之燕將得書曰勃聞命矣遂自刎昔雍門周以琴見齊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古富而今貧擯墜窮巷不及四隣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離謗怨結而不得伸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他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牡無妻兒出以野澤為都入用窟穴為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

長五

十七

聞氣息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足下居則廣厦高堂連闈洞房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詭譎在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綠色以淫目水嬉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也野遊則登乎平原馳廣圍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設樂沉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不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繼即衡縱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教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遊兒牧豎躡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垂睫而交下雍門周引琴而彈之孟嘗遂歔歔而就之曰先生張儀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効愚於大王大王收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是大王之威行於山東弊邑恐懼頓伏繕甲勵兵唯大王有意督遇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

含怒之日久矣今有弊甲雕兵軍於澠池願渡河據  
蕃吾會戰邯鄲之下以甲子合戰以征殷紂之事故  
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蹤者恃蘇秦  
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  
自命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混齊亦明矣今楚  
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  
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  
黨而孤居求欲無危生可得乎今秦發三軍其一軍  
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  
於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澠池約四國而攻  
趙趙勝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

長五

十六

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  
而口相約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肅侯許之

武安君破趙長平軍降其卒四十餘萬皆坑之進圍邯鄲而軍糧不屬  
乃遣衛先生言於秦昭王曰趙國右倍常山之險而左帶河障之阻有  
代馬車騎之利民人氣勇好習兵戰常會諸侯而一約為之縱長明秦  
不弱則六國必滅秦所以未得志於天下者趙為之患也今賴大王之  
靈趙軍破於長平其信臣銳卒莫不畢死邯鄲空虛百郡震怖士民咸  
怨其主誠以此時遣轉輸給足軍糧滅趙必矣滅趙以威諸侯天下可  
定而王業成矣秦王欲許之應侯妬其功不欲使成言於秦王曰秦雖  
破趙軍士卒死傷亦眾百姓疲於遠輸國內空虛楚魏乘虛為變將無  
以自守宜且罷兵王從之後三年復欲將白起伐趙起不肯王乃使應  
侯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眾入楚拔鄢郢焚  
其郊廟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眾君所將不能  
半而破之伊闕流血漂楸韓魏已服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  
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是以寡君願使君將必欲滅之君  
常以寡擊眾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眾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  
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踈斥百姓離心  
城池不脩既無良將又無守備故臣得引兵深入兵多倍城邑發梁焚  
舟以專人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以  
將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

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闕意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顧魏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使其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以是之故能有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今秦軍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眾繕理兵甲以益其強增浚城池以益其固主析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民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執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於郊野必無所得兵久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不能行應侯慙而退秦乃使王齕將代張儀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信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取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擊代王殺之肝脇塗地其姊聞之因磨笄以自殺故

一十五

十九

至今有磨笄之山天下莫不聞至漢高祖時陳稀以趙相國監趙代邊兵舉兵反上

自行至邯鄲喜日稀不南據滹水北守邯鄲吾知其無能為也及稀敗上日代居常山北趙乃從山南有之遠乃立二子為代王也夫趙

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為可親乎趙

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

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

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有也

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

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聽張儀儀

歸報秦燕王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欲使張唐相燕與共伐趙以廣河間地張唐謂呂不韋曰臣嘗為昭王伐趙趙怨臣今之燕

必經趙臣不可行不韋不使未有以強之其舍人甘羅年十二謂不韋曰臣請為君行之遂見張唐曰君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南挫

強楚北滅燕趙戰勝攻取破城隳邑不可勝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專唐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昔應

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十里賜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君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君所死處也張唐懼曰請四孺子行行有日矣甘羅又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遣之甘羅如趙說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秦乎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乎曰聞之甘羅曰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閒地王不如賣臣五城以廣河閒臣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曰善立割五城與秦燕於是楚人李斯太子聞而歸趙乃攻燕得二十城令秦有其十也

梁人尉繚說於秦王曰秦自孝公已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侵諸侯蓋六代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其君臣俱恐若或合縱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所以亡也願王無愛財賂其豪臣以亂其謀秦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陰遣謀士賣金玉以遊諸侯諸侯名士可與財者厚遺給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

之計乃使良將隨其後遂并諸侯天下之士合縱相聚於趙而欲攻秦應侯曰王

既吞天下患周之敗以為弱見奪於是笑三代湯滅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欲富貴耳王見王之狗乎數千百狗為群吠者則起行者行止者止無相與鬪者投之一骨則輕起相呀何者有爭意也今令載五千金隨唐睢秦并載奇樂居武安高會相飲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相與鬪也

古法孔融曰古者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諸侯祭公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備賓服夷蠻要服我秋荒服甸服者

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曰祭月祀時享歲貢終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德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告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又不至則脩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而又不至則增脩其德無勤人於遠此古制也

削去五等改為郡縣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

蕃翼之衛吳陳奮其白挺白挺木杖劉項隨而斃之故曰

周過其曆秦不及其數國勢然也荀悅曰古之建國或大小或大者監前之弊變而

通之也夏殷之時蓋不過百里故諸侯微而天子強桀紂得肆其虐害紂脯刑侯而醢鬼侯以文王之盛德不免於脯里周承其弊故建大國方五百里所以崇寵諸侯而自損也至其末流諸侯強大更相侵伐而周室卑微禍難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廢諸侯改爲郡縣以壹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爲非以爲人也故秦得擅海內之勢無所拘忌肆行奢淫暴虐於天下然十四年而滅矣故人主失道則天下遍厥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漢興承周秦之弊故雜而用之然六王七國之難者誠失之於強大非諸侯治國之咎

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割裂疆土立爵二等大者王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可謂矯枉過正矣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嚮國之日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然無狂狷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基者亦賴之於諸侯也夫原本以末大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

長五

二十一

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賈誼

曰欲天下之理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義國小則無耶心今天下之制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陛下割地定制今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天子無所利焉又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志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北大諸侯產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不足所以有所禁禦方今之制在陛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萬代利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蔡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此萬世之利也臣聞聖王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爲梁王界北秦山西至高陽德大縣四十餘城徙淮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人後七國反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晁錯說不得過梁地賈生之計也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雖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机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七人謀



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武帝施主父之策

不削反遲禍大於是漢臣庭議削吳吳乃削矣武帝施主父之策

推恩之令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

強而合縱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

子弟或十數而嫡嗣代立餘雖骨肉母天地封則人孝之道不宜願陸

下今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景遭七國之

願上以得施實分其國必消自弱矣上從其計也景遭七國之

難抑諸侯減黜其官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

之律仕於諸侯設附益之法封諸侯過諸侯唯得衣食租

稅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

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

矣故王莽并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

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專作威福廟堂之上

不降偕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

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蹶角稽

首奉上璽紱唯恐居後豈不哀哉及莽并敗天下雲

擾魏蹯擁衆大水班虎避難從上蹯問虎曰往者周失其馭戰國並

在於一人也願先王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矣昔周爵五等諸

侯從政根本既微枝葉強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

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

祚短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号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

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動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

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策帶州跨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

謳吟思仰漢德可以知之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

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強臣

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

在周之難興王室也放命者七臣千位者三子嗣王

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闔宇鋒鏑

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是以宣王與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  
闡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  
王莽篡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早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思  
智同痛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  
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

陸機曰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  
全皆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  
所以多亂也今之牧守皆方庸而進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  
為治也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  
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恃當官之  
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群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三有以之廢  
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  
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己安民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  
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  
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按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士眾皆  
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上制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  
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思膠區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

卷五

二十三

愚慮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  
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弊也魏太祖武皇帝躬聖  
明之姿兼神武之略龍飛譙沛鳳翔兗豫觀五代  
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  
邇子弟王空虛之地石不使之入權均匹夫勢齊凡  
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  
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  
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式比國數人或  
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  
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時不用其計後  
遂凌夷此周秦漢魏立國之勢是以究其始終強弱  
之勢明鑒戒焉

荀悅曰其後遂皆郡縣治人而絕諸  
侯當時之制亦未必百王之治也

論曰周

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代衰微而諸侯縱橫矣至末  
孫王赦降爲庶人猶能枝葉相持名爲天下共主當  
是時也楚人問鼎晉侯請隧雖欲闚周室而見恠  
諸姬夫豈無姦雄賴諸侯以維持之也故語曰百足  
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此之謂乎及嬴氏擅場懲  
周之失廢五等立郡縣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功  
臣効勤而千城無茅土孤制天下獨擅其利身死之  
日海內分崩陳勝偏袒唱於前劉季提劍興於後  
虎嘯龍睇遂亡秦族夫劉陳諸傑布衣也無吳楚  
之勢立錐之地然而驅白徒之衆得與天子爭衡者  
百姓思亂無諸侯勤王之可憚也故語曰夫亂政虐

刑所以資英雄而自速禍也此之謂矣夫伐深根者  
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今五等深根者也郡縣枯  
朽者也故自秦以下迄于周隋失神器者非侵弱得  
天下者非持久國勢然也嗚呼郡縣而理則生布衣  
之心五等御代則有縱橫之禍故知法也者皆有弊  
焉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理之具但經始  
圖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故貴於五等耳聖人知其  
如此是以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修德以鎮之擇賢而  
使之德修賢擇黎元樂業雖有湯武之聖不能興  
矣況於布衣之細而敢偏袒大呼哉不可不察

長短經卷第六

三國權第十九

蜀吳魏



論曰臣聞昔漢氏不綱網漏兇狡袁本初虎視河朔  
劉景昇鵠起荊州馬超韓遂雄據於關西呂布陳  
宮竊命於東夏遼河海岱王公十數皆阻兵百萬鐵  
騎千群合縱締交爲一時之傑也然曹操挾天子令  
諸侯六七年間夷滅者十八九唯吳蜀最爾國也以  
地圖案之纜四州之土不如中原之大都人怯於公  
戰勇於私鬪輕走易北不敵諸華之士角長量大比  
才稱力不若二袁劉呂之盛此二雄以新造未集之  
國資逆上不侔之勢然能撫劍顧眄與曹氏爭衡

長六

躍馬拍麾而利盡南海何哉則地利不同勢使之然  
耳故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古語曰一里之厚而  
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故曹丕臨江見波濤洶湧歎  
曰此天所以限南北劉資稱南鄭爲天獄斜谷道爲  
五百里石穴稽諸前志皆畏其深阻矣雖云天道順  
地利不如人和若使中材守之而延期挺命可也豈  
區區艾濬得奮其長策乎由是觀之在此不在彼  
於戲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故不盡知用兵之害則  
不能知用兵之利有自來矣是以採撫其要而爲此  
權耶夫囊括五湖席卷全蜀庶知害中之利以明魏  
家之略焉

蜀

天帝布政房心致理叅伐叅伐則益州分野

以東井南股距星為

界東井南股距星連鉞者是也紫微星度在叅右足玉井所銜星是西距星即叅中央三星西第一星是

按職方則雍

州之境據禹貢則梁州之域地方五千里堤封四十

郡實一都會也

常璩國志云蜀其卦直坤故多斑綵之章其辰直未故尚滋味詩稱文王之化被于江漢之域有文

王之化焉秦豳同詩秦蜀同分故有夏聲云

故古稱天府之國沃野千里其有

以矣王莽末公孫述據蜀

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王莽時為導江卒正治臨邛及更始立豪

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略漢中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自稱定漢將軍以應成述聞之遣使迎成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傑皆叩頭願効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益州牧乃選精兵千餘人而擊宗成等破之別遣弟恢於綿竹擊更始

長六

二

益部功曹李

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

里地什湯武若奮發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

今山東饑饉人民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

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

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

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隘東守

巴郡拒捍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

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闕

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楊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

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

大位使遠人有所歸依

述曰帝王有命吾何德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者當之王何疑焉

遂然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色尚白

使之也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守南鄭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也

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傑多擁眾歸述其

後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

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隗囂遭遇運會割

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

爭大命而返欲為西伯之事偃武息戈卑辭事漢

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

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

東發間使招攜貳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

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

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

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人之望未絕

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

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

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

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

述以問群臣昔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

助而欲出師于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寸之柄驅

鳥合之眾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函乘時與之爭功而坐談武王之說

是劫隗囂欲為西伯也范曄曰援旗糾揆假制明神迹夫創置首事有

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區區

則譽顯業謝則豐生迴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坐論西伯豈多蚩也述不聽邯計光武乃使岑彭吳漢伐蜀破荆門長驅入江關

岑彭為蜀刺客

所然吳漢并將其軍入捷為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陽武以東諸小城皆降光武戒漢曰成都十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攻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劉尚將萬餘人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光武聞之大驚讓漢曰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本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攻漢使別將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乃閉營三日不出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軍合豐等不覓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破之斬謝豐於是引還廣都以狀聞光武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疲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其郭中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人以配延岑岑於市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述乃自將攻漢三合三勝自旦及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命壯士突之述兵大敗也

### 被刺洞曾死夷述妻子焚其宮室

光武聞之怒以譴漢曰城降三日吏人服從一

旦放兵縱火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乃下詔慰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李育以有才幹擢用之於是西土感悅莫不歸心焉范曄曰昔隨他王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自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邊地遠非王化之所先乎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

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慙魏侯也及其謝群臣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曰談也

### 至靈帝時政理衰

缺王室多故雄豪角逐分裂疆宇以劉焉為益州

牧馬魯恭王後也時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乃建議故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以焉為益州牧是時涼州賊馬相聚疲役之人數千先然綿竹令進攻雒縣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焉百在捷為遂糾合吏人攻相破之乃選吏迎焉遂領益州牧也

死子璋立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温仁立為刺史初南陽三輔人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

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趙韙因人情不緝乃結州中大姓東州人畏見韙滅乃同心并力為璋殊死戰斬趙韙時張魯亦以璋懦弱不承順璋遂

自雄於巴蜀為劉備所圍遂降備遷璋於公安婦其財寶後以病卒初劉備為豫

州牧也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也少言語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徐州牧陶謙表先主為豫州牧後謙病使人迎先主先主曰袁公路

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以州與之陳登曰袁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庄主濟人成五霸之業

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登亦未敢聽使君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塚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

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遂領徐州陳登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灾戾禍臻鄙州州將殂殞士人無主恐茲英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曰側之憂

輒共奉平原相劉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違釋甲謹遣下吏奔告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為曹公所破走屯新野時劉表薨諸葛亮說攻琮荆

我以為遺孤吾不忍也荆州人多歸先主先主曰行十餘里或曰宜速行保江陵先主曰夫濟大事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劉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視其所以結物情豈徒投醪撫寒

合蓼問疾而已其終濟大業者不亦宜乎聞諸葛亮躬耕南陽乃三詣亮於

草廬之中屏人言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

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行於天下而智術淺短

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意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

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

數曹操比於袁紹名微而眾寡然遂能剋紹以弱

為強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

長六

五

挾天子而令諸侯傳云求諸侯莫如勤王此之謂也此誠不可與爭鋒孫

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代國險而民附賢能為用此可

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江利盡南海東連

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

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土高祖因之

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

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后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

四海惣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嚴岨西

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

命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

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



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時曹公破荊州先主

奔吳先主之奔吳也論者以孫權必殺之程昱料曰曹公無敵於天

羽張飛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以禦于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不可得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時益州刺史劉璋聞曹公征荊州遣別駕

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曹公不存錄松松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漸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

勤之於數十年之內弃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曰及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夫然後能有其富貴保

其功業傳福百代何驕矜之有哉君備用亮計結好孫權共

拒曹公於赤壁破之曹公北還權乃以荊州業備

上疏諫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置吳威為策室多其美女玩好之物以娛其耳目比

三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壇場恐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

北方當廣覽英龐統說備曰荊州荒瘡人物單盡更有

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人

強戶口百萬郡中兵馬所出畢具寶貨無求於外

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

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

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

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

弱吞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各事定後封

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乃使關

羽守荊州欲自取蜀時孫權遣使報備欲共取蜀曰米賊張魯

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運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或說備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

地可有也主簿躬觀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返為吳所乘則大事去矣備從之距答權曰益州民富國強土地阻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

張魯虛偽未盡忠於操若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今曹操三分天下有其

二將飲馬滄海觀兵於吳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乘其隙非計也權知備意乃止也會劉璋聞曹公

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

強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

劉豫州使君之宗而曹公之深讎也若使之討魯魯

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

法正迎先主時黃權諫曰左將軍有梟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

主有累卵之危願且閉境以待河清時劉巴亦諫曰備雄傑人也入必

有為不可內也既入巴又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並不

聽先主與璋會涪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

漢中統後說備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

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

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

有戕來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至遣與

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

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

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返還

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

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初張松法正見備備以私

中兵器府庫人馬眾寡及諸要害松等具為言之又畫地圖處置山川由

是盡知益州虛實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明年

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備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救權璋

但許兵四千其餘皆半給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

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

還取璋時鄭度說璋曰左將軍龍象我兵不滿萬士

進至關質諸將士卒妻子引兵從忠等即斬懷等自葭萌南

進到涪據其城璋所遣將皆破敗也

眾未附野穀是次資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人內涪水  
以西其倉稟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  
請戰不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  
則必禽矣璋不用度計先主遂長驅所過必克而有

**巴蜀**

劉備襲蜀丞相掾趙雲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  
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國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

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之死力諸葛亮達理知變正而有  
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  
人傑也以劉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先主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  
帛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曰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豫焉及拔成都士  
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竟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  
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先主領益  
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  
雍雍為賓友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督  
親也彭素者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  
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覓勸也

**群臣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諸葛亮**

曰昔吳漢耿純等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  
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莫有所望如不從議  
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  
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  
世而起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久勤苦者亦望尺寸  
之功名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

譙周等勸進云臣父  
羣未亡時言西南數

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璇璣下應之此為異  
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貢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  
出其方如迺年太白熒惑鎮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  
其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  
起於此州以致季興時許帝尚存故詳下不敢漏言頃者夔感復追歲  
星見在胃昂胃昂為天綱經曰帝皇處之眾邪消亡願大王應天順人速即  
洪業以寧

**時曹公拔漢中**

初魏太祖破張魯於漢中劉曄進計曰  
明公北破秦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

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懾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  
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人心震恐

其勢自傾因其傾而墜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孔明明於治體開  
羽張飛勇冠三軍武毅以威之文德以撫之據險守要不可犯矣今時  
不取必有後憂太祖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言蜀中驚擾雖斬之法正說  
猶不禁太祖又問曄曰蜀可伐不對曰今以小安不可動也

先主曰曹操一舉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  
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  
力不足也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算淵郃才略不勝國  
之將率舉眾往討則必尅之尅之曰廣農積穀觀  
豐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將并王室中可以蠶食雍  
涼廣境拓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  
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近  
漢中正亦從行先主自陽城南度汾水緣山稍前於  
定軍勢作營淵將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

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遂奄有梁漢

時魏使夏侯惇鎮長安蜀將魏延就諸葛亮請兵

從襄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以龍衣長安亮不

許魏略曰夏侯惇為安西將軍鎮長安諸葛亮於南鄭與群下計議  
魏延曰聞夏侯惇少有智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

千直從襄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聞延奄  
至必乘船逃走長安唯有御史京兆太守橫門邸閣與散人穀足用  
食也此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  
舉而成陽已西可定矣亮以為懸絕不如安從阻道可以平取隴右萬  
全必尅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也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  
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

盡其後吳孫權襲關羽取荊州范曄曰劉備令關羽鎮守  
荊州吳將呂蒙拜漢昌太

守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梟雄有兼并心且居上流其勢難久蒙乃密  
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將遊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  
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將圖之會羽討樊留兵將備  
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  
分眾還建業以治病為名羽聞之必微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  
驅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薦權乃露檄召蒙還

陰與圖計，果信之，稍徵兵起，樊遂行，遣蒙在前，伏其精兵於溝，鹿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至邗所，置江邊屯，候盡縛之，是故邗不聞知。蒙入據城，盡得邗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納約令軍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邗還，在道路，權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邗使人還，咸知家問，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邗吏士無鬪心，皆委邗而降，即父子俱獲，初孫權之討邗也，遣使報魏，云欲討，關羽自効，乞不漏露，今邗有備，群臣咸言密之，是宜董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露其事，邗聞權上即當還護其城，圍得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持，其弊若密而不露，交權得志，非計之上也。乃使射書於圍中，及邗屯內，邗猶豫。先主怒，吳未去，陸遜至，破江陵，邗走，至臨沮，為吳將潘璋所殺也。

### 伐之敗績還蜀至永安而崩

初魏文帝聞備東下，與孫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機，豈有七百里營可以距敵乎？包原阻險，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權破備於夷陵，書至。

### 後主禪即位

下詔曰：朕聞善積者昌，禍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惡，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天下無主，則我帝命殞，越于下昭烈皇帝，光演文武，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竭，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業，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光戴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冀行天罰，除舊寧亂，尅復舊都，在此行也。伐其元帥，弔其殘人。

他如詔書律令者也

### 先是吳主孫權請和

吳使張溫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庭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躬祚於中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愍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迹望風，莫不忻賴。吳國勤任，殊力清澄，江濟願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不便恥忽，臣自入達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以榮自懼。蜀使馬良，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本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士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大待之也。

丞相諸葛亮慮權聞先主殂，有異計，乃遣鄧芝脩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自表請見，權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士，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

弱國小勢逼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士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

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  
唇齒進可兼并天下返可鼎足而立此理勢之自然  
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  
太子之內侍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  
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  
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時司徒華歆司空  
王朗等與諸葛亮書陳天命欲使舉國稱蕃亮不  
答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乘  
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來戒魏不審鑒今次之  
矣免身為幸滅在君子孫而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  
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

十一

十一

所以徒懷文藻煩勞翰墨大雅君子所不為也又  
軍志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挈卒數萬  
制四帝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眾據正道而臨有罪  
可得千擬者哉亮死後魏令鄧艾伐蜀蜀兵敗後主

用譙周榮降魏

議曰國君為社稷死則死為社稷亡則亡譙周勸後主降魏可乎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

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辱於人乎周調萬乘之君偷生苟存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不可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一戰自可返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巖激湍非步步卒所涉若悉收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耶魏師之來舉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申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舊之人以攻驕情之卒此昭王以走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念念遽自囚虜不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不濟即亡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懸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

周之言何顏基之能構今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  
實驚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晉時李特復

據蜀初特在蜀暴橫晉乃募取特兄弟許以重賞未暇宣聞遂不藏  
本特子驥見書悉改其購云敢斬六郡人頭首李任闇趙等及

立侯王一人誚官許以重賞六郡人見之大駭遂並反歸特益州牧羅  
尚遣隗伯攻李雄於郫城迭有勝負冬十月雄與朴秦金鞭之流血令秦  
伴得罪奔尚欲為內應尚信之以兵隨秦雄內外擊之大破尚軍雄乘  
勝追躡夜至城下因稱萬歲誑尚城中云已得郫城尚信之開少城門  
雄軍得入尚遂遁走  
遂尅成都稱王也

晉桓温滅之至宋義熙中譙縱又殺

益州刺史毛璩于成都稱成都王初毛璩使任約赴義軍  
軍至枝江會劉毅敗約

奔桓振璩聞約奔桓振也自將兵三千由外水下譙縱為之參軍使將  
梁州兵五百人從內水發梁州人不欲東遂推縱為主反攻涪城尅之  
璩聞難作自略陽城步還  
宋使朱齡石滅之此蜀國形也議曰  
至成都為縱黨所殺也

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信乎陸士衡曰夫蜀蓋蕃援之與國而非吳人  
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隘流迅水有  
驚波之難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舻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  
劉氏之伐陸公譬之長蛇其勢然也故黃權稱曰可以往難以反此兵  
之桂地也古云夫道狹路峻壁  
如兩鼠鬪於穴將勇者勝也

### 吳

丑為星紀吳越之分上應斗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

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皆吳之分  
野今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南海皆越之分野  
古人有言

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強保持三代

要服不及以正國有道則後服無道則先叛故傳曰

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為上國之患非一日之積也漢高

帝時淮南王英布反布都六安今反書聞上召諸將問

布反為之奈何汝陰侯滕公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

有筭籌策可問初滕公問令尹令尹曰是故當反滕公曰上裂地

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故反耳上乃召見問薛公薛

公對曰布反不足怯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

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

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中下計令尹曰東取吳蘇州是也

西取楚荆州是也并齊取魯齊青州魯兗州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

東非漢之有也議曰合從山東為持久之策上計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

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

未可知也議曰長驅入洛以決一朝之戰中計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

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議曰自廣

江表無窺中原之心下計也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工者遂基疏張置以會圍因而伐之成多得道之勝中

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罪以自生於小地然亦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

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皋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罪者

也罪音為卦反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為

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酈山之徒也自致

萬乘之國此皆為身不顧其後為萬世慮者故曰

出下計上曰善果如策乃封薛公千戶是後吳王劉濞以子

故而反初發也其大將祿田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

竒道難以就功臣願得竒兵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

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竒也吳王太

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吳

王不許其少將桓將軍復說吳王曰吳多步兵步兵

利險阻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

下宜弃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之粟阻山河之

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



留下城邑漢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邾事敗矣王問

諸老諸老曰此年少推鋒之計耳安知大慮吳王不

從桓將軍之計乃自并將其兵漢以太尉周亞夫擊

吳楚亞夫用其父客計遂敗吳客計在淮南王劉安

怨望其父厲王長死謀為叛逆問伍被曰吾舉兵西

嚮諸侯必有應者即無奈何被曰南收衡山衡州以擊

廬江廬州有潯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在江夏縣名也結九江之浦

絕豫章之口洪州是也強弩臨江而守以禁東郡之下東收

江都揚州也會稽越州也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猶可一舉

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未得發會事泄誅至後漢

靈獻時閻人擅命天下提契政在家門何進謀誅閻官太后不從

進乃召董卓詣京師以脅迫太后密令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觸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輒鳴鐘如洛陽討讓等罪卓未至進敗及卓到遂廢時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

太守張咨素術得據其郡堅與術合縱欲襲奪劉

表荆州堅為流矢所中死初劉表據荆州也聞江南賊盛謂蒯越等曰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

焉出對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理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趨下何患不附素術勇而無謀宗賊貪暴為下所患

若示之以封必以眾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人有樂存之心必襁負而至兵強士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

為也後孫堅死子策領其部曲擊揚州刺史劉繇破

之因據江東策聞素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昔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官廟焚毀是以豪

傑發憤沛然俱起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荆南公孫叛逆于朔北正禮阻兵六玄德爭盟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

舍是弗恤竟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昔成湯討桀猶云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時無失道之過

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強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効忠節以報王宇

術不納策遂絕之也策聞魏太祖與主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

襲許未濟為許貢客所殺初策有是謀也眾皆懼魏謀臣郭嘉料之曰策英雄豪傑能得人死力然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於獨行中原若刺客伏策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果為許貢客所殺也策

死弟權領其眾時吳割據江南屬曹公破袁紹兵威日

盛乃下書責孫權求質張昭等會議不決權乃獨

將周瑜詣其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

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畢遂

據荆楊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

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

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沉舟舉帆朝發夕

到土風勁勇所向無前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子一

人不得不與曹氏曹氏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

人也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與徐觀其變若曹

氏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

猶火也不戢必將自焚韜勇枕威以待天命何送質

之有權母曰公瑜議是也遂不送質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

董襲等問曰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人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襲等為爪牙此地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後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初劉表死魯肅進說

曰夫荆楚與我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國沃野萬里土人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軍中用事者說劉備使撫養曹操得其水軍船步卒

數十萬吳將士聞之皆恐孫權延見群下問以計

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

表眾共拒曹操肅未到琮已降也

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

表眾共拒曹操肅未到琮已降也

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距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  
可以距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  
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以沿江兼有步兵  
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  
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  
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之雄才兼杖父  
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精兵足用英豪樂  
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  
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  
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扶勝負於舟楫  
可也今北土既未安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

長六

十六

患且捨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  
長又今盛寒馬無芻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  
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  
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  
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  
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唯孤尚存孤  
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其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

孤也

時權軍柴桑劉備在樊曹公南征劉表會表卒子琮舉眾降先  
主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率其眾南行為曹公所追破劉

備至夏口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孫將軍遂見說曰將軍起兵  
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  
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  
之若能與吳越之眾與中國爭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  
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  
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

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為人之下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所將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間追豫州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日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人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魯肅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也

### 周瑜等水軍三萬與劉備并力距曹公用黃蓋火攻策遂敗曹公於赤壁

初一日交戰曹公軍破返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殺眾我寡難

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荊州之船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蓋又豫便走舸各繫火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去如箭前飛埃絕焰燒盡北船延燒岸上營落項之烟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卒輕銳尋係其後雷鼓大進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徑自北歸瑜又進南郡與仁相對仁遂退也

### 曹公敗徑北還權遂虎視江表

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夜侵瑜

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削方憂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舊成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會瑜卒不果也

初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權即引肅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猶曹操不可卒除將軍為計唯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無嫌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及是平一江濟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曾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議曰陸士衡稱孫權執鞭勒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備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謀士之策

屏氣踟躕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味以育凌統之孤是以忠臣竟盡其能志士咸得肆力而帝業固矣黃石公曰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體降心以心由此觀之孫權執鞭鞠躬降體者也披懷虛己心降者也善終令始不亦宜乎

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濡須

督朱桓破之初曹仁欲以兵襲取中州偽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赴羨溪既發卒而仁奄至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

之日凡兩軍交戰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軍聞曹仁用兵孰與桓耶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眾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疲困桓與諸將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子泰攻濡須城分七遣諸將襲中州中州者部曲妻子所在泰等退桓遂梟其諸將也

年又使大司馬曹休騎十萬至皖城迎周魴魴欺之

無功而返吳都陽太守周魴誘曹休休迎魴至皖城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眾盛邀於一戰朱桓進計於元帥陸遜曰休本

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道當由夾石桂車此兩道也皆阨險若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必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劫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窺許洛此萬代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以議遜以為不可故計不

施行也至權薨皓即位窮極淫侈割剥蒸人崇信姦回

賊虐諫輔晉世祖令杜預等伐吳滅之議曰昔魏武侯浮西河顧謂吳起曰

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仁政不修湯放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今孫皓席父祖之資有天阻之固西距巫破東負滄海長江判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地方幾萬里荷戟將百萬而一朝弃甲面縛於人則在德之言為不刊之典耶對曰何為其然陸機云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理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舍其參者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婁敬曰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其德薄也形勢弱也由此觀之國之興亡亦資險云非唯在德而已矣至晉永嘉中中原喪亂晉元帝復渡江王江南宋

齊梁陳皆都焉事在霸紀上也此吳國形也

魏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弱守在諸侯當漢之季

姦臣擅朝九有不澄四郊多壘雖復諸侯釋位以間  
王政然皆包藏禍心各圖非冀魏太祖略不世出靈  
武冠時值炎精幽昧之期逢風塵無妄之世嗔目張  
膽首建義旗時韓暹楊奉挾獻帝自河東還洛陽

靈帝崩太子辨即位并州牧董卓入朝因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以  
董卓為太師遷都長安司徒王允誅卓卓將郭汜李傕圍長安城城陷殺  
王允後李傕與郭汜有隙傕質天子於其家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叛  
僮僮衰弱天子乃得出奔楊奉欲以天子還洛陽郭汜追天子於弘農  
曹陽奉等敗殺公卿略盡天子渡河都安邑以韓暹為征東將軍持政  
還洛陽洛陽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太祖迎天子都許韓暹奉出奔也

太祖議迎都許或以為山東未定不可苟或勸太祖  
曰昔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高祖東伐為義  
帝縞素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以山  
東擾亂未能遠離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

卷六

十九

雖禦外難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  
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  
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雄  
傑大略也挾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  
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  
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至洛陽奉天子都許維其  
施紊紉其贅旒俾我漢家不失舊物矣於是運籌  
演謀鞭撻宇內北破素紹南虜劉琮東舉公孫康

西夷張魯

議曰劉表諸傑雖中間自有吞并乃揚雄所謂六國  
啞啞為羸弱姬者也并吞雖眾適所以為吾奉也九

州百郡十并其八志績未究中世而殞

曹操字孟德少機

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喬玄異焉謂曰天下將亂非命世  
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軍頓

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太祖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將皆以爲當還自救太祖曰昔孫贖救趙而與魏耿弇欲走西安而攻臨蕃使賊聞我西而還是武陽自解也不還我其能敗虜家虜不能敗武陽必矣乃行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大破之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素尚素熙依之及太祖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軍自柳城還康即斬送尚熙首諸將問曰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太祖攻呂布於下邳不拔欲還荀攸曰布勇而無謀今三軍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使所泗灌城城潰生禽布素紹將文醜與太祖戰荀攸勸太祖以輜重餌賊賊遂奔之陣亂斬文醜太祖與素紹相持於官渡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頓何向而不濟今軍雖少未若楚在荊陽成阜時也是時劉項莫肯先返先返者勢屈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又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縱來奔說太祖襲紹別屯熅其糧穀遂破紹張繡在南陽與荊州牧劉表合太祖征之謀臣進曰繡與劉表相待爲強然繡以遊軍而食於表表不能供也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難太祖不從征表果遣兵救繡太祖兵敗三年春太祖還許繡兵來追太祖祖軍不得進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至安衆破之

長六

二十

必也果設奇伏攻破之公還許荀彧問前何以策賊必破對曰虜遇歸自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西平麴先殺其郡守以叛諸將欲擊之張阮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人羌胡必謂官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恃著此爲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所虜獲者皆以俾之外阻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擲告喻諸爲光等所誤者原之能斬賊師送首者加封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此九州百郡十并其八之大略也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

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

則得天下之福董昭等欲共進曹公九錫備物密訪於荀彧或不許操心不平遂殺之范曄論曰世之言荀彧通塞

或過矣常以中賢以下遂無求備智筭有所研踈原始末必要終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人而欲之蓋有全必有衰也斯又功之不可兼者矣方時運之遭非雄才無以濟其弱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曹氏率義撥亂代載其功至文帝時天

人與能矣遂受漢禪劉若勸進曰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不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

讓是天下日月輕去其萬物也是以舜享天下不拜而受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哲受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

應雖有虞之儀鳳周之躍魚方之今事未足為喻而陛下違天命以飾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設皇穹乃眷之旨中忘聖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非所以揚聖道於高衢垂無窮之懿勳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上逆鱗固爭之義臣等敢以死請大史丞許芝又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麟以戊己日見厥應聖人受命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為一軌有德者過於八百無德者不及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歲天之歷數將以盡終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瑞也夫得歲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於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伏惟殿下體堯舜之威明應七百之禪代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謹以上聞給事中蘇林等又曰天有十二次以為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緒十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為將討黃中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會於堯舜之次陛下宜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

上六

二十一

王室雖靖而二方未賓乃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

以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最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機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平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果無功

三苗國今岳州是也蜀相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距之詔宣王但堅壁距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掠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亮送婦人衣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平賊杖節不許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寢食及事繁簡不及戎事使答曰答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至甘露元年始以鄧

至甘露元年始以鄧



艾為鎮西將軍距蜀將姜維維軍敗退守劍閣鍾會  
攻維不能尅乃上言曰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  
由耶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四百里去成都三  
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  
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  
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  
艾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金山通道山高谷  
深艾以氍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  
進先登至江由蜀將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  
艾遣子忠等出戰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縣劉禪遂

陰後主用譙周策奉璽書於艾日限以江漢過值深遠階級蜀土計  
絕一隅于運犯冒漸并歷載每惟黃初中宣溫密之詔申三好

長六

二十二

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不德闇劣貪竊遺緒後仰累紀未率大教  
身以人鬼歸能之數威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艾大喜  
報書曰王綱失道群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王此蓋天命去就之道  
也自古聖帝爰建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矣隗囂憑隴而亡公孫據  
蜀而滅斯寔前代覆車之鑒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俾功往  
代銜命來征思聞嘉譽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乃天意也昔微  
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譬謙沖以禮舉觀此皆前  
哲歸命之典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  
後主至洛陽策命之為安樂公曰蓋統天載物以成寧為大光宅天下  
以時雍為盛乃老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  
用應天順人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群傑虎爭九服不靖乘間阻遠保  
據庸蜀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思在綏輯四海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  
懷崇德度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往欽哉其  
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列初晉文王欲遣鍾會伐蜀群第曰今  
鍾會十餘萬眾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餘人文王曰我寧當復  
不知此耶若滅蜀後如卿所慮當何能辨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  
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若蜀已破遺人震恐不足與圖  
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  
族耳會果與姜維反魏將士憤發救會及維也  
至晉未譙縱復  
竊蜀宋劉裕使朱齡石伐蜀聲言從內水取成都敗

衣羸老進水口譙縱果以疑其內水上也議曰內水悉軍

新城以待之乃配朱齡石等精銳逕從外水議曰外水

中今雒縣直至成都水是也不戰而禽縱事具蕭紀上此滅蜀形也

魏嘉平中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大將軍胡

遵鎮南將軍母丘儉等表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

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

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士兼國開地千里不足

以救顛覆之敗有始者不必善終古事之明効也孫

權自破蜀兼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元已極相國宣

文王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達宏圖大舉之策今權

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

誥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

保兒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今議者或欲

汎舟經濟橫行江表或欲倍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

大佃壇場觀豐而動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然施之

當機則功成若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已來出

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返守若羅船

津要堅城清野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也賊之為寇

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奪之

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也今賊設羅落又將重密間

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投察未詳而舉大

衆以臨巨嶮此為晞幸邀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

之長策也唯有大佃最羌兒牢兵出民表殺鈔不犯  
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豐討龍襲無遠勞弊此軍之  
急務也夫屯壘相逼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  
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  
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振之參惠  
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  
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揆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  
可坐筭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  
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措紳之徒咸言和親勇  
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橫行匈奴季布

河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  
今諸將有陳越江陵嶮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  
以陛下聖德輔相賢智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  
振長策以御之虜之崩隕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  
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  
之理而行百一不全之略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  
佃而逼之計最長時不從故言詔昶等征吳吳將諸  
葛恪距之大敗魏軍於關東魏後陵夷禪晉太祖  
即位王和等敗朝議欲敗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此我過  
諸將何罪時雍州刺史陳泰討胡又敗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  
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至世祖時即晉羊祜上平吳表曰先  
魏人悅穆思報之也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北

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後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使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敵者同力足以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地非不險也高山尋雲寬深谷肆無景束

馬懸車然後能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塞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越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楊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之下衆

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地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臣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勢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地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地有渠城之心如此軍不逾時刻可必矣帝深納焉乃令王濬等滅吳天下書同文車同

軌矣

時吳王皓有兼上國之心使陸抗為荊州牧晉使羊祜與吳人相持祜增脩德政以懷吳吳每與戰必剋日而後合間謀掩襲

長六

二十六

並不為若臨陣俘獲軍正將斬之祜輒曰此等死節之臣也為之垂涕親加殯給其家迎喪者必厚為之祀而歸之吳將有來者輒任其所適若欲反吳便為祖道吳將有二兒皆幼在境上戲為祜軍所略經月其父謂之已死發喪祜親自免勞供養遣歸父後感其恩德率眾二千來降於是陸抗每告其眾曰此專為義彼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稱曰羊叔子雖樂殺諸葛亮何以過之陸抗將死言於吳王皓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處在上流受敵二境臣父遜昔垂沒陳言西陵國之西門如其有虞當舉國爭之臣愚以為諸侯王幼冲未掌事乞簡閱壹切以輔疆場晉南征大將軍羊祜來朝密陳伐吳之計使王濬治船於蜀方舟百餘步皆為城郭門施樓鹵首畫旌獸以懼江神容二千餘人皆馳馬往還及神流於吳建平太守吾彥取其流神以呈吳王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吳王皓不從彥乃輒為鐵鎖加之錐刺以斷於江阻于我也濬聞之乃為大筏縛草為人伏習流者下施竹炬以礙鎖錐乃與師果如濬策弗之患也太康元年安東將軍王渾擊橫江破之龍驤將軍王濬克建平丹陽二城杜預又分遣輕兵八百乘簞草無潛渡江上樂鄉岸屯巴山多張旗幟起火山上出其不意破公安時諸將咸謂百年之役未可全克且春水方生難於持久宜待來冬更克大舉預喻之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以振譬如破竹豈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耳抗表論之上深然焉吳遣使請和濬曰晉作戰於蜀久矣今獲

國大動萬里齊起並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恐  
邊江諸城莫盡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力待來一戰若破之  
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也今度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  
事去矣張悌不從遂濟江盡衆來逼王師不擾其衆返而兵亂晉軍乘  
之大破吳師吳王皓乃降於濬式卒八萬方舟鼓譟入至晉惠庸  
于石頭皓面縛舉觀濬焚觀禮也賜皓爵爲歸命侯

弱胡亂中原天子蒙塵播遷江表當時天下復分  
裂矣出入五代三百餘年隨文帝受圖始謀伐陳矣  
嘗問高穎取陳之策穎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  
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  
賊必屯兵堅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  
再三如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  
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  
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其脩

七六

二十七

止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陳  
人益弊後發兵以薛道衡爲淮南道行臺尚書兼  
掌文翰及王師臨江高穎召道衡夜坐幕下因問曰  
今師之舉克定江東以不君試言之道衡荅曰凡論  
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  
者封域後漢之季群雄竟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  
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吞并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  
已來戰爭不息不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  
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  
其必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  
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字雕牆酣酒荒

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剋二也為國之體在於  
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  
尚書令江摠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  
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  
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  
分之則援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剋四  
也席卷之兆其在不疑穎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  
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至此也  
遂進兵虜叔寶此滅吳形也

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孫盛曰夫帝王之得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  
小可大虜周是也苟杖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偏鄙之城恃山  
六合踰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此莫

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周而離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  
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諳哉由此觀之為國之本唯道義而已君  
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有矣夫自隋開皇十年庚戌歲滅陳至今開

元四年丙辰歲凡一百二十六年天下一統論曰傳稱  
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又曰大都偶國亂之本古者  
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良有以也何  
者賈生有言臣竊跡前事夫諸侯大抵強者先反淮  
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  
資則又反陳稀兵精則又反彭越因梁則又反黔布  
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數  
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  
然也曩今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

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亦可知己欲諸侯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苴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則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此觀之令專城者皆隄封千里有人民焉非特百里之資也官以才居屬非肺附非特母親之疏也吳據江湖蜀阻天險非特山海之利也跨州連郡形束壤制非特偶國之害也若遭萬世之變有七子之禍則不可諱有國者不可不察

魏明帝問黃權曰今三國鼎峙何方為正對曰當以天文正之往年熒惑守心而文

帝崩吳蜀二國主無事由是觀之魏正統矣

長短經卷第六







